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二十九

金史卷八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五

赫舍哩志寧

本名薩哈連

布薩忠義

本名烏哲

圖克坦喀齊喀

赫舍哩志寧本名薩哈連上京和坦人也自五代祖太尉罕齊以來與國家世為甥舅父薩巴海陵時賜名懷忠為秦州路顏河世襲穆昆轉明安嘗為東平尹開遠

軍節度使志寧沉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主

宗弼於諸壻中最愛之皇統間為護衛海陵以為右宣

徽使出為汾陽軍節度使入為兵部尚書改左宣徽使

都點檢遷樞密副使開封尹契丹薩巴反樞密使布薩

呼圖北京留守蕭曠西京留守蕭懷忠皆以征討無功

坐誅於是志寧為西北面副統與都統白彥敬以北京

臨潢秦州三路軍討之志寧至北京而海陵代宋已渡

淮彥敬志寧聞世宗有異志乃陰結會寧尹完顏富色

里利涉軍節度使通吉義將攻之而世宗已即位使舒
穆魯伊德伊喇格布來招彥敬志寧殺使者九人世宗
使完顏默音來伐衆不肯戰乃與彥敬俱降世宗問曰
正隆暴虐人望既絕朕以太祖之孫即大位汝殺我使
者又不能為正隆死節恐為人所圖然後來降朕今殺
汝等將何辭彥敬未有以對志寧前奏曰臣等受正隆
厚恩所以不降罪當萬死上曰汝輩初心亦可謂忠於
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節世宗使扎巴招幹罕扎巴乃

勸之遂稱帝世宗使右副元帥完顏默音征之志寧以

臨海節度使都統右翼軍幹罕敗于長樂西走志寧追

及于霧霖河賊已先渡依岸為陣毀橋岸以為阻志寧

與賊夾河為疑兵與萬戶瓜爾佳清臣圖克坦和羅於

下流涉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絕中泥濘束柳填藉士

卒畢濟行數里得平地將士方食賊奄至賊據南岡三

馳下志寧陣陣堅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賊據上風

縱火乘煙勢馳擊志寧步軍繼至轉戰十餘合火益熾

風煙突人不可當會雨作風煙乃熄遂奮擊大破之於是元帥默音右監軍福壽不急擊賊久無功右丞布薩忠義請自討賊而志寧擊賊有功上以忠義代默音志寧代福壽封定國公使富察通至軍中宣諭之賊畧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惠和三縣睥睨北京會土河水漲賊不得渡乃西趨三韓縣志寧方追躡之元帥忠義與賊遇于和托軍頗失利賊見志寧踵其後不敢乘勝遂西走是時大軍馬瘦弱不堪追襲諸將欲止軍勿追志寧

獲賊候人知賊自選精銳與老小輜重分道期山後會
集可擊其輜重忠義以為然遂過伊瑪嶺及諾爾嶺西
陷泉賊見左翼據南岡為陣不敢犯右翼萬戶烏雅扎
拉擊賊少却志寧與瓜爾佳清臣等擊之賊大敗涉水
走幹罕母蘇尼舉營由羅和岡西去志寧追及之盡獲
其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偽節度使六及其
部族皆降幹罕走奚中至七渡河志寧復敗之賊過渾
嶺入于奚中志寧獲賊將碩和卓釋弗殺許以官賞縱

之歸約以捕斡罕自効碩和卓既去見斡罕秘不言見
獲事乃反間奚人于斡罕曰陷泉失利奚人有貳志不
可不察當是時斡罕屢敗其下亦各有心碩和卓與賊
帥錫勒塔干執斡罕詣右都監完顏思敬降志寧與萬
戶清臣宗寧蘇格等追捕餘黨至燕子城盡得所畜善
馬因至茂巴勒達之地悉獲之逆黨既平入朝為左副
元帥賜以玉帶經略宋事駐軍睢陽都元帥忠義居南
京節制諸軍宋將黃觀察據蔡州楊思據潁昌志寧使

完顏王祥復取蔡州黃觀察逝去完顏襄攻潁州拔之
獲楊思乃移牒宋樞密使張浚使依皇統以來舊式浚
復書曰謹遣使者至麾下議之是時宋得幹罕黨人瓜
里扎巴用其謀攻靈璧虹縣都統奚托卜嘉叛入于宋
遂陷宿州瓜里等謀曰北人恃騎射戰勝攻取今夏月
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輔與之來攻宿州歸德尹
珠嘉蘇色宿州防禦使烏凌阿薩喇萬戶溫特赫蘇赫
費摩洛索不守約束不肯堅壁俟大軍輒出與戰由是

軍敗城陷薩喇嘗遣人入宋界貿易交通李世輔受其賂遺久之事覺伏誅穆昆賽音坐故知不舉除名托卜嘉母鄂囉羅緣坐當死上曰托卜嘉背國棄母即殺之何益朕閔其老遂原其死詔蘇色薩喇蘇赫洛索各杖有差蘇色薩喇仍解職世輔自以為得志日與瓜里扎巴置酒高會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來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臣但恐世輔遜去耳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十人執一人也

瓜里等問候人所見上將旗幟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
薩哈連監軍也軍至萬人慎毋輕之五月二十日志寧
將至宿州仍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為疑兵三明安
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扼其歸路世輔望
見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
不足慮先擊之以步騎數萬皆執盾背城為陣外以行
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
軍萬戶芬徹擊敗之右翼萬戶瓜爾佳清臣為前行毀

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盡按敗將將斬之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世輔悉兵出戰騎兵居前乃使瓜爾佳清臣當之世輔別將以五六千騎為一隊與清臣遇清臣踵擊之宋將不能反旆志寧麾諸軍力戰世輔復大敗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爭城門而入門填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往往墮死於隍間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餘人世輔乘夜脫走明日瓜爾佳清臣張師忠追及世輔斬首四千餘赴水死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衆上以御服金線袍玉吐

鵲賓鐵佩刀使伊喇道就軍中賜之凡有功將士明安穆昆並如陝

西遷賞佛寧進官三階重綵三端絹六匹旗鼓笛手吏人各賜錢十

貫詔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朕甚嘉之

宋人議和不能決都元帥布薩忠義移軍泰和志寧移軍臨渙遂渡

淮圖克坦克寧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乃決意請和使者六七

往反議遂定宋世為姪國約歲幣二十萬兩匹魏杞奉誓書入見復

通好志寧還軍睢陽上以御服玉佩刀通犀御帶賜之詔曰靈壁虹

縣宿州兵士死者朕實閔焉宜歸塋鄉里官為齋送人贖錢三十貫

鳳翔尹富珠哩定方以下明安穆昆官為致祭定方賻銀五百兩
重綵二十端明安三百貫穆昆二百貫富埒琿一百貫
權明安一百貫權穆昆一百五十貫權富埒琿七十貫
五年三月忠義朝京師志寧駐軍南京五月志寧召至
京師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帥如故志寧復還軍賜玉束
帶上曰卿壯年能立功如此朕甚嘉之南服雖定日月
尚淺須卿一往規畫六年二月志寧還京師拜樞密使
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志寧奉

觴上壽上悅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
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上手飲志寧
即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寧
子諸神努八年十月進幣宴百官于慶和殿皇女以婦
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歡飲終日夜久乃罷九年
拜右丞相十一年代宗叙北征既還遣使者迎勞賜以
弓矢玉吐鶻入見上慰勞良久是日封廣平郡王復遣
使就第慰勞之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以玉帶賜

志寧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賜卿郊祀覃恩從
征護衛皆有賜進封金源郡王十二年志寧有疾中使
看問日三四輦疾亟賜金丹三十粒詔曰此丹未嘗以
賜人也使者至志寧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歲薨上
輟朝臨其喪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見陳甲
柩前復慟哭之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葬事祠堂皆從官給謚武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志寧
妻永安縣主妬甚嘗殺孕妾及志寧薨後諸神努兄弟

皆病亡世宗甚惜之遣使諭永安縣主曰丞相有大功
三先朝舊臣雖秦宋二王功大餘不及也今養其孽子
當如親子視之二十二年上問宰臣布薩忠義赫舍哩
志寧孰愈尚書左丞裏奏曰忠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
也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
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布薩忠義本名烏哲上京博勒和河人宣獻皇后侄元
妃之兄也高祖幹喇布曾祖瓊都祖呼蘭父博羅國初

世襲穆昆博索路統軍使致仕忠義魁偉長鬚喜談兵
有大畧年十六領本穆昆兵從宗輔定陝西行間射中
宋大將宋兵遂潰由是知名帥府錄其功承制署為穆
昆宗弼再取河南表薦忠義為明安攻冀州先登攻大
明府以本部兵力戰破其軍十餘萬賞以奴婢馬牛金
銀重綵從宗弼渡淮攻壽廬等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
略過人將帥之器也賞馬五匹牛一百五十頭羊五百
口領親軍萬戶超寧遠大將軍承其父世襲穆昆皇統

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閱月盡

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

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為反獄倉卒間將校皆惶駭失

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搥鼓鳴角囚徒以為天且曉

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詣闕願留詔從之八年改

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遷西北路招討

使入為兵部尚書布薩呼圖嘗與海陵篡立持勢陵傲

同列忠義因會飲衆辱之海陵不悅出為震武軍節度

使火山賊李鐵槍乘暑來攻忠義單衣從一騎迎擊之
射殺數人賊乃退改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海
陵召至京師謂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異時剽害良
民州縣不能制汝宿將故以命汝賜條服玉具佩刀閱
再考徙平陽尹再徙濟南尹以本官為漢南路行營副
統制伐宋克通化軍世宗立海陵死揚州罷兵入朝京
師拜尚書右丞伊喇幹罕僭號兵久不決右副元帥完
顏默音既敗之于霽霖河乃擁衆貪鹵掠不追討而縱

其子色克暴橫軍中士卒不用命賊得水草善地官軍
踵其遺餘水草乏馬益弱賊軼出山西久無功忠義請
曰契丹小寇不時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欲願
効死力除之世宗大悅即召還默音勒歸色克本貫拜
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封榮國公賜以御府貂裘
賓鐵吐鶻弓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曰
軍中將士有犯連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
遷賞詔諸將士曰兵久駐邊陲壘費財用百姓不得休

息今以右丞忠義為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宜同心戮力
無或弛慢忠義至軍賊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陣而西
行忠義追之及于和托宗亨為左翼宗叙為右翼與賊
夾河而陣賊渡河先攻左翼偏敗右翼救之賊引去幹
罕乃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別道西走
期山後會集追復及于諾爾嶺西陷泉與賊遇時昏霧
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
不助惡當為開霽莫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岡

為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獲其弟諾爾俘生口三十萬獲雜畜十餘萬車帳金珍以鉅萬計悉分諸軍賊走趨奚地遣將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既踰渾嶺復進軍襲之望風奔潰遁入奚中降者相屬於路詔忠義曰卿材能素著果能大破賊衆朕甚加之今遣勞卿如朕親往賜卿御衣果勒圖犀具佩刀通犀帶等就以俘獲均散軍士幹罕既敗遂入于奚中高忠建敗奚于栲栳山伊喇道取茂巴爾諸奚之家茂巴爾奚乃降幹罕勢益

弱赫舍哩志寧獲賊將頤和卓縱使歸約以捕幹罕自贖許以官賞頤和卓與其黨執幹罕詣完顏思敬降契丹平忠義朝京師拜尚書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玉帶賜之自海陵遇弒大軍北還而幹罕鴟張命將徂征及幹罕敗其黨瓜里扎巴奔入于宋宋人用其謀侵掠邊鄙攻取泗壽唐海州於是宋主傳位于宗室子昚是為宋孝宗雖嘗遣使來而欲用敵國禮世宗以赫舍哩志寧經略宋事制詔忠義以丞相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

將時大定二年也忠義將行陞辭上諭之曰彼若歸侵
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既至南京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戒諸將嚴守備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使張浚
其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
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
兵相見宋宣撫使張浚復書志寧曰疆場之一彼一此
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謹遣官察敬造
麾下議之是時已復泗壽鄧州請隳其城遷其民于宿

亳蔡州上曰三州本吾地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
善水草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初世宗詔諸將由
泗壽唐鄧三道進發宋人聞之即自方城葉縣以來田
野皆燒夷之使無所芻牧忠義命唐鄧道軍芻牧許汝
間三年忠義入奏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帥無何還軍中
忠義與宋相持日久慮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乘時見
攻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及自汴赴闕議事次濬州宋
將李世輔果掩取靈壁虹縣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

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忠義還以書責宋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遣使二輩持與志寧書及手狀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為叔侄國報書期十一月使入境宋又使人來言禮物未備請俟十二月行成忠義以其事馳奏請定書式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勢須遣還本國復稟其主若是往復動經七八十日恐誤軍馬進取世宗以詔諭之曰若宋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奉表稱臣

許世為侄國忠義乃貽書宋人前後凡七宋人他託未
從忠義移大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眙濠
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百
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四年正月忠義使右監軍宗
叙入奏將近暑月乞俟秋涼進發詔從之宋使胡昉以
右僕射湯思退書來宋稱侄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昉
留軍中答其書使使以聞詔曰行人何罪遣胡昉還國
邊事從宜措畫八月詔忠義曰前請俟秋涼進發今已

八月復俟何時先是忠義乞增金銀牌上曰太師梁王兼數職未嘗增也至是增都元帥金牌一銀牌二十左右副元帥金牌各一銀牌各十左右監軍金牌各一銀牌各六左右都監金牌各一銀牌各四三路都統府銀牌各二乃定南界官員百姓歸附遷賞格元帥府獲宋謀人符忠忠前嘗至中都大興府官詰問忠執文據及與泗州防禦判官張德亨知識由是獲免厚謝德亨德亨受之忠具歛伏奏其事于朝於是大興少尹王金解

職德亨除名和議始于張浚中更洪遵湯思退及圖克
坦克寧敗宋魏勝于十八里莊取楚州世宗下詔進師
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事王之望書一一
如約和議始定宋遣試禮部尚書魏杞崇信軍承宣使
康潛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并國書副本宋
世為侄國約歲幣為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名再拜不
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潛入見其書曰侄宋皇
帝眷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魏杞

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侄
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詔天下以
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為報問國信使太子詹事楊伯雄
副之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留馬步軍
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許宋講好而屯戍
尚多可除舊軍外選馬一萬二千伊勒希稱是步軍虞
候司軍共選一萬五千及簽軍一萬與舊軍通留六萬
富强丁多者摘留貧難者伊勒希官給富者就用其奴

其存留馬步軍於河北東西大名府率賓呼爾哈會寧
咸平府濟州東京哈斯罕等路軍內約量揀取其西南
西北招討司臨潢府泰州北京博索海蘭山東東西路
並行放還詔近侍局司費摩子寧佩金牌護衛綽台符
寶祇候圖們輝罕佩銀牌諭諸路將帥以宋國進到歲
幣銀絹二十萬兩匹盡數給與見存留及放散軍充賞
曾過界者人給絹二匹銀二兩不曾過界者銀二兩絹
一匹伊勒希絹一匹穆昆倍軍人明安倍穆昆押軍明

安穆昆年老有勞績者量與除授又詔曰其令一路全
罷者先發遣之賜忠義王束帶三月詔曰如大軍已放
還丞相忠義宜先還左副元帥志寧右監軍宗叙留駐
南京餘官非急用者並勒還任忠義朝京師上勞之曰
宋國請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元帥大
定初事多權制詔有司刪定上謂宰臣曰凡已奏之事
朕嘗再閱卿等毋懷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但軍
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忠義對曰臣等豈敢竊意

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萬幾天下之福也大定六年正月忠義有疾上遣太醫診視賜以御用藥物中使撫問相繼於道是月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世宗將幸西京復臨奠焉命參知政事唐古安禮護喪事凡喪祭從優厚官為給之大宗正丞竟充勅祭使中都轉運副使王震充勅葬使百官送葬具一品儀物建大將旗鼓送至墳域謚武莊忠義動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

易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為宰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終未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十一年詔曰故左丞相忠義族人及昭德皇后親族人材可用者左副點檢烏庫哩元忠體察以聞二十一年上思忠義功勒銘墓碑泰和元年圖像行慶宮配享世宗廟廷子揆別有傳

圖克坦喀齊喀上京速蘇海水人父佛寧襲明安喀齊

喀魁偉膂力過人一經聞見終身不忘天輔間從金源郡
王羅索為章京甚愛之天會六年以功為穆昆尋領羅
索親管明安元帥府聞其才命權左翼軍事皇統二年
為隴州防禦使以兵十五人敗宋兵二百於高陵以兵
五百人敗宋兵二千於秦州以兵八百人敗宋兵三千
五百於鳳翔以二穆昆拒饒風關宋兵二千來奪其關
口奮擊敗之諸軍乃得過險遷平涼尹再徙臨洮延安
尹是時關陝以西初去兵草百姓失業喀齊喀守之以

靜民多還歸者天德二年為元帥左都監陝西統軍使
貞元二年以本官兼河中尹正隆六年為西蜀道兵馬
都統世宗即位手詔賜喀齊喀曰岐國失道殺其母后
橫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創業之艱難勉膺大位
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卿國家舊臣豈不知天道人
事卿軍不多未宜深入當領軍屯境上陝右重地非卿
無能措畫者俟兵革既定即當台卿宜自勉之大定二
年復為陝西路統軍使未幾改元帥右都監表陳伐宋

方略詔許以便宜從事轉左都監破宋兵于華州是時

宋吳璘侵古鎮分據散關和尚原神義口玉女潭大蟲
嶺石壁塞寶鷄縣兵十餘萬陷河州鎮戎軍喀齊喀乞
濟師詔益河南兵萬人喀齊喀遣丹州刺史持嘉烏蘇
埒克以兵四千守德順吳璘以二十萬人圍之統軍都
監舒穆魯迪里將萬人破宋兵于河州還過德順駐兵
平涼求益兵于喀齊喀以解德順圍喀齊喀遣萬戶完
顏實訥埒大良順寧州刺史延扎們都各將本部兵合

二萬人以順義軍節度使烏雅普埒赫統押之與迪里會
吳璘聞之使偏將將兵五千人來迎前鋒都爾蘇烏頁
奚王和尚擊敗之追至德順城南小溪邊璘自將大軍
蔽岡阜而出烏頁等馳擊之迪里富埒赫繼至併力戰
日已暮兩軍不相辨乃解已而璘報云宋主遣使至兩
國講和請各罷兵璘遂遁去富埒赫亦引軍還自宋兵
圍城至是凡四十餘日乃解初德順在圍中押軍明安
溫都富勒哈身先士卒力戰未嘗少挫及救兵至圍解

富勒哈之功為多頃之吳璘復來犯陝西州郡兵十餘萬詔以兵七千益喀齊喀兵號二萬慶陽尹烏雅普轄努延安尹高景山分領之彰化軍節度使璋通遠軍節度使烏雅沃哩布寧州刺史伊喇高善努京兆少尹宗室聶赫恩州刺史完顏摩囉歡皆備軍前任使宋人驅率商虢及華山南山之民五萬人來圍華州押軍萬戶費摩蘇拉欲堅壁守之明安伊喇薩爾拉曰宋兵雖多半是居民不習戰不如擊之於是蘇拉以騎兵千人敗

宋前鋒追至其大軍亦敗斬首五十餘級已而璋敗宋姚良輔軍于原州宋戍軍自寶雞以西至于大蟲嶺皆自散閑逃去頃之璘聞持嘉烏蘇埒克烏雅富埒赫軍已去德順率兵號二十萬復據德順陷鞏州臨洮府臨洮少尹赫舍哩薩恰死之詔贈官一階賜錢五百貫喀齊喀以璋權都統實訥埒權副統將兵二萬攻之連戰宋兵雖敗璘恃衆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喀齊喀自行駐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西抵石山頭分兵守之當

德順秦州之兩間斷其餉道璘乃引去都統璋副統實

訥埒邀擊宋經略使荆舉自上八節至甘谷城殺數千

人實訥埒擒宋將朱永以下將校十二人宋張安撫守

德順亦棄城遯烏蘇埒克擊之所殺過半擒將校十餘

人遂復德順州宋之守秦州者亦自退高景山定商虢

宗室聶赫取環州於是臨洮鞏秦河隴蘭會原洮積石

鎮戎德順商虢環華等州府一十六盡復之陝西平詔

書獎諭賜以玉帶詔陝西將士明安階昭毅以下遷兩

資昭武以上遷一資穆昆階六品以下遷兩資五品以
上遷一資押軍明安階昭武以上者遷一資昭毅以下
武義以上遷兩資昭信以下女直人遷宣武餘人遷奉
信無官者女直人授敦信餘人授忠武押軍穆昆武功
以下忠顯以上遷兩資忠勇以下女直人遷昭信餘人
遷忠顯無官者女直人授忠顯餘人授忠翊正軍有官
者遷一資無官者授兩資明安賞銀五十兩重綵五端
絹十匹權正同之正軍人給錢三十貫伊勒希十貫戰

沒軍官軍士長行贈官賜錢有差五年置陝西路統軍使兼
京兆尹元帥府移治河中府統軍使璋朝辭上曰喀齊喀年
老以陝西軍事委卿鎮防利害可訪問喀齊喀七年入為樞
密副使改東京留守賜以衣帶佩刀詔曰卿年老以此職優
佚宜勉之九年入為平章政事奏睿宗收復陝西功數事上
嘉納之藏之秘府封定國公十年薨上方擊毬聞訃遂罷有
司致祭備禮以奠賻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及重綵幣帛二十
一年上念其功遷其孫薩哈武功將軍授世襲本明安海蘭

烏克新穆昆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贊曰大定之初兵連於江淮難作於契丹默音挾功幹
罕橫噬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獨斷召還默音布薩忠義
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邪
哩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為宰相則誠不
能如知為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
圖克坦喀齊喀料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金史卷八十七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臣顏崇瀉

謄錄監生 臣劉雲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八十八至
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六千三百三十

金史卷八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

赫舍哩良弼

本名羅索

完顏守道

本名實訥埒

石 琚

唐古安禮

本名烏楞古

伊喇道

本名趙三

子光祖

赫舍哩良弼本名羅索輝發川人也曾祖呼蘭祖特伯

烈父太宇世襲佛寧徙宣寧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良弼與納哈塔椿年皆童丕俱在選中時希尹為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之歎曰吾輩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於堂下希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對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為國之令器留之數日年十四為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人為之語曰前有古新後

有羅索其從學者後皆成名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雖大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時學希尹之業者稱為第一除吏部主事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秘書少監為宋主歲元使時納哈塔椿年為參知政事薦良弼才出已右用是為刑部尚書賜今名丁父憂以本官起復海陵嘗曰左丞相張浩練達事務而頗不實刑部尚書羅索言行端正無所阿諂因謂椿年曰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嫉勝己者卿

舉勝於己者賢於人遠矣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詔諭臣下必令良弼傳旨聞者莫不聳動以故常被召問不踰年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賜佩刀入宮轉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諫不聽以為右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良弼與監軍圖克坦貞撫定上京遼右既而諸軍往往道亡北歸世宗即位于遼陽良弼乃還汴京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為南京留守兼開封府尹再兼河南都統召拜尚書右丞世宗謂良

弼曰卿嘗諫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廢殞當時懷祿
偷安之人朕皆黜之矣今復用卿凡於國家之事當盡
言無復顧忌也良弼頓首謝幹罕敗於陷泉入奚中詔
良弼佩金牌及銀牌四往北京招撫奚契丹還拜尚書
左丞上言祖宗以來未錄功賞者臣考按得凡三十二
人宜差第封賞詔曰已有五品以上官者聞奏六品以
下及無官者尚書省約量遷除自是功勞畢賞矣進拜
平章政事封宗國公初山東兩路明安穆昆與百姓雜

居詔良弼度宜易置使與百姓異聚與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對易之自是無復爭訴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置酒于東宮良弼志寧同賜酒上曰邊境無事中外晏然將相之力也良弼奏曰臣等不才備位宰相敢不竭犬馬之力上悅進拜右丞相監修國史世宗謂良弼曰海陵時記注皆不完人君善惡為萬世勸戒記注遺逸後世何觀其令史官旁求書之又曰五從以上宗室在省祇候者才有可用具名聞奏其猥冗不足

蒞官者亦聞奏罷去左丞完顏守道奏近都兩明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瞻日益困乏上以問宰臣良弼對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與土民相換易雖暫擾然經久未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安其業不若依舊便上竟從良弼議太宗實錄成賜良弼金帶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曹望之劉仲淵以下賜有差世宗與侍臣論古今為臣孰賢不肖因謂宰相曰皇統正隆多殺臣僚往往死非其罪朕委卿等以

大政毋違道以自陷毋曲從以誤朕惟忠惟孝匡救輔
益期致太平良弼對曰臣等過蒙嘉惠雖謗薄敢不盡
心聖諭諄諄臣等不勝萬幸良弼請於權場市馬毋拘
牝牡今官馬甚少一旦邊境有警乃調於民不亦晚乎
上從之八年選侍衛親軍世宗聞其中多不能弓矢詔
使習射頃之間良弼及平章政事思敬曰女直人習射
尚未行耶良弼對曰已行之矣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
暉上書言吏部格法止敘年勞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

史縣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訪察然後廉問今酒稅使尚
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才乞以能吏當任酒稅使者任
親民之職上是其言謂宰相曰朕思庶職多不得人中
夜而寤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亦密加體察
良弼對曰女直契丹人須是會習漢人文字然後可方
今大率多為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以難也
上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上謂良弼曰明安穆昆牛頭
稅粟木以備凶年凡水旱乏糧處就賑給之進拜中丞

相監修國史如故良弼為相既久練達朝政上所詢訪盡誠開奏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議政多稱上意以母憂去起復舊職是時夏國王李仁孝乞分國之半以封其臣任得敬上以問羣臣羣臣多言此外國事從之可也上曰此非是仁孝本心不可從良弼議與上意合既而夏國果誅任得敬上表來謝參知政事宗叙請置沿邊濠塹良弼曰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上曰卿言是也高麗國王王暉表讓國於其弟皓上疑之以問宰相良

弼良弼策以為讓國非王覲本心其後趙位寵求以四
十州來附其表果言王皓弒其兄覲如良弼策語在高
麗傳中世宗罷採訪官謂宰臣曰官吏之善惡何由知
之良弼對曰臣等當為陛下訪察之以進睿宗實錄賜
通犀帶重絲二十端是年有事南郊良弼為大禮使自
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禮歷代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討
論損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上與良弼守道論明安穆
昆官多年幼不習教訓無長幼之禮曩時鄉里老者輒

教導之今鄉里中耆老有能教導者或謂事不在已而不問或非其職而人不從可依漢制置鄉老選廉潔正直可為師範者使教導之良弼奏曰聖慮及此億兆之福也他日上問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為也大定十四年歲在甲午大興尹璋為賀宋正旦使宋人就館奪其國書詔梁肅詳問衆議紛紛謂凡午年必用兵上以問

良弼對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遼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既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國書如舊儀梁肅既還宋主遣工部尚書張子顏知閣門事劉宙來祈請其書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遂闕於十年修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于一日惟是函書之受當新賓接之儀嘗空臆以屢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眷顧俯賜矜從上與大臣議良弼奏曰宋國免

稱臣為姪免奉表為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參知政事伊喇道與良弼議合左丞石琚右丞唐古安禮以為不從所請必至于用兵上謂琚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從良弼議荅其書略曰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授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若所為尚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靡得而更其授受禮儀終不復改上問宰臣嘗求內外官舉賢能未聞

有舉者何也參政魏子平請當舉者每任須舉一人視其當不以為賞罰上曰宋制薦舉其人犯死罪者舉主雖至宰執亦坐降罰人心有恒者鮮財利怵于前或喪其所守宰臣任大責重豈坐視以為升黜邪良弼曰前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盍申明前詔從之上曰朕欲周知官吏善惡若尋常遣官採訪恐用非其人然則官吏善惡何以知之良弼曰臣等當為陛下訪察上曰然但勿使名實混淆耳上欲徒幹罕逆

黨分散置之遼東良弼奏此輩已經赦宥徒之生怨望

上曰此目前利害朕為子孫後世慮耳良弼曰非臣等

所及也於是以前嘗預亂者徙居烏庫哩實壘部上問宰

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

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

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

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

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

不務生業者十七年以疾辭相位不許告滿百日詔賜告遣太醫診視履使中使問疾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滯事上以問宰相參政張汝弼對曰無之上曰豈曰無之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當具以聞十八年表乞致仕歸田里上遣使慰諭之曰卿比以疾在告朕甚憂之今聞卿將往西京養疾彼中風土非老疾所宜京師中倦於人事若就近都佳郡居處待疾少間速令朕知之良弼奏曰臣遭遇聖明濫膺大任夙夜憂懼以至成疾比蒙

聖恩數遣使存問賜以醫藥臣之苟活至今皆陛下之賜也臣豈敢望到鄉里便可愈疾臣去鄉歲久親識多已亡沒惟老臣獨在鄉土之戀誠不能忘臣竊惟自來人臣受知人主無逾臣者臣雖粉骨碎身無以圖報若使一還鄉社得見親舊則死無恨矣上問宰相曰丞相良弼必欲歸鄉里朕以世襲明安封其子符寶哈達俾之侍行何如右丞相完顏守道曰不若以明安授良弼使其子攝事上從之於是授和掄松科明安給丞相俸

廉良弼乃致仕歸上謂宰相曰卿等非不盡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其後尚書省奏差除上曰丞相良弼擬注差除未嘗苟與不當得者薦舉往往得人鈕祜祿額特埒伊喇慥費摩餘慶皆其所舉至于私門請託絕然無之嘗問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是歲薨

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監伊喇慥同知西京留守王佐為勅葬祭奠使賻白金綵幣加等喪葬寺從官給追封金源郡王命翰林待制伊喇履勒銘墓碑諡誠敏良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言論器識出人意表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遠薦舉人材常若不及居家清儉親舊貧乏者周給之與人交久而愈敬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號賢相焉大定十五年圖像行慶宮諡武定明昌五年配饗世宗廟廷

守道本名寶納埒以祖古新功擢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九年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歷獻祁濱薊四州刺史世宗幸遇中都過薊父老遮道請留再任平章政事伊喇元宜舉以自代於是遷昭毅大將軍授左諫議大夫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諫曰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邊警未息方大有為之時恐晏非其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祿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錄扈從將士之勞欲行賞賚而帑藏空竭議貸民財以與之守道

曰人罹虐政方喜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徵斂遽出如羣望何寧出宮中所有無取於民遂從其言時契丹叛遼東明安穆昆在其境者或附從之朝議欲徙之內地守道極陳其不可右副元帥默音將兵討賊不即擊守道力言於朝詔遣布薩忠義赫舍哩志寧往代之東方以平大定二年宮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時已入夏頗妨民力守道諫而罷未幾改太子詹事兼右諫議大夫馳驛規畫山東兩路軍糧及賑民饑守道籍大姓戶口限以

歲儲使盡輸其贏入官復給其直以是軍民皆足拜參
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懇辭世宗諭之曰乃祖勲在
王宗族亦悉卿忠謹以是擢用無為多讓時契丹餘黨
未附者尚衆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詔守道佩金符往
安撫之給羣牧馬千疋以備軍用守道招致契丹呼敦
紐赫等內附民以寧息遷進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
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
止俄拜平章政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陳請手接書事

左丞石琚等議從其請帝意未決守道等以為不可許
帝卒從之詳在赫舍哩良弼傳中既而遷右丞相監修
國史復遷左丞相授世襲穆昆二十年修熙宗實錄成
帝因謂曰卿祖古新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為隱見卿直
筆也尋請避賢路帝不許進拜太尉尚書令改授尚書
左丞相諭之曰丞相之位不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
以卿處之卿宜悉此未幾復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勲
臣之後特委以三公重任自秉政以來効竭忠勤朕甚

嘉之今引年求退甚得宰相體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難從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廩奪官一階尋改兼太子太師特錄其子珪襲穆昆充符寶祇候章宗為原王詔習騎鞠守道諫曰哀制中未可帝曰此習武備耳自為之則不可從朕之命庸何傷乎然亦不可數也二十六年懇求致仕優詔許之特賜宴於慶春殿帝手飲以卮酒錫與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賜次子璋進士第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上聞之震悼遣其

弟點檢司判官富德致祭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疋太常議諡曰簡憲上改曰簡靖蓋重其能全終始云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沉厚好學父臯補郡吏廉潔自持稱為長者從魯王棟摩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棟摩怒之及城破命臯計州民人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臯緩其事棟摩讓之臯曰大王將為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無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

死守以拒我臯之計緩安敢逃罪棟摩感悟乃下令曰
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坐謂臯曰汝之子孫必
有居此坐者臯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為亂書其縣
人姓名于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臯主
鞫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佯為頓仆覆其籍爐火
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為首者餘皆得釋琚
生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既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
二年中進士第一再調弘政邢臺縣令邢守貪暴屬縣

掊取民財以奉所欲琚獨一物無所與既而守以臧敗
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辨改秀容令復擢行臺禮部主
事召為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三年以父喪去
官尋起復為本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大定二年擢為
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琚上疏六事大槪
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罷無名
之役上嘉納之遷吏部尚書琚自員外郎至尚書未嘗
去吏部且十年典選久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

法能縷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為詳明頃之拜參知政事
琚辭讓再三上曰卿之材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為右丞
蘇保衡監護十六位工役詔共典其事給銀牌二十四
許從宜規畫上曰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皆給雇直毋使
貪吏夤緣為姦利以興民怨卿等勉力稱朕意焉圖克
坦喀齊喀定陝西琚請曲赦秦隴以安百姓上從之丁
母憂尋起復進拜尚書右丞天長觀災詔有司營繕有
司闢民居以廣大之費錢三十萬貫蔚州采地葦役數

百千人踞奏之上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踞與孟
浩對曰聖訓及此百姓之福也是時議禁網捕狐兔等
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踞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
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上曰然久之進拜左丞兼太
子少師上問宰相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為民直言無忌
者今何以無之踞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上曰
宜盡心采擢之世宗將行郊祀議配享踞曰配者侑神
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

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同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請以三帝並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二帝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足為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琺嘗

請命太子習政事或譖之曰琚希恩東宮世宗察其無他以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位執政兼師保之任臣愚以為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遂言及之因乞解少師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祝版上問琚曰當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禮卿等慎之無使後世譏誚熙宗尊謚太祖宇文虛中定禮儀以常朝服行事當時朕雖童稚猶覺其非琚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上謂琚曰女直人往往徑居

要達不知閭閻疾苦卿嘗為丞簿民間何事不知凡利害極陳之上與宰臣議鑄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采金銀坑冶上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聞琚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厚利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為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上問宰臣曰南方尚多反側何也琚對曰

南方無賴之徒假託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
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卹但軍士討捕利
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智究大名府僧同
寺僧苑智義與智究言蓮華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
地心經有夢想究竟涅槃之語汝法名智究正應經文
先師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信
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東平州郡假託抄化誘惑愚民
潛結姦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兗州會徒

嶧山以應天時三字為號分取東平諸州府及期嚮夜使逆黨胡智愛等劫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士擊敗之會傅戩劉宣亦於陽穀東平上變皆伏誅連坐者四百五十餘人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與廩祿以贍足之以問宰臣曰於前代何如琚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內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將順及此類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再不許參知政事唐古安禮忤上意出為橫海軍節度使數年不復

召琚對便殿從容進曰唐古安禮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為尚書右丞琚嘗舉室紹先以為右司員外郎紹先中風暴卒上甚惜之謂琚曰卿之所舉也感歎者再三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脩起居注伊喇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記錄上以問宰相琚與右丞唐古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剪桐葉為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

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
錄不可避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論
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官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
漏泄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
避自此始以年老衰病固辭上曰朕知卿年老勉為朕
留候一二年朕將思之上謂宰臣曰朕為天子未嘗敢
專行獨斷每事徧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珣
與平章政事唐古安禮奏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陛下

行之天下幸甚居一年復表致仕乃許詔以一孫為閭門祇候即命駕歸鄉里久之世宗謂宰臣知人最為難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為相往往舉能其官左丞伊喇道參政鈕祜祿額特埒舉右選頗得之朕常以不能徧識人材為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雖常有言朕未敢輕信又曰近日刺史縣令多闕員當擇幹濟者除之資級不到庸何傷又曰惟石琚最為知人唐古鼎為定武軍節度使上謂鼎曰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

何如汝到官往視之顯宗亦思之因珺生日寄詩以見
意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謚文憲泰和元年
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庭

唐古安禮本名烏楞古字子敬好學通經史工詞章知
為政大體貞元中累官臨海軍節度使入為翰林侍讀
學士改濟州防禦使彰化軍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
召為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吏為民患卿雖
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為因仍察廉入第一等進階

榮祿大夫七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賜宴勞之凡州郡

有獄空者皆賜錢為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

餘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罷為橫海軍節度使歷河間

尹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尚書右丞詔曰南路女直

戶頗有貧者漢戶租佃田土所得無幾費用不給不習

騎射不任軍旅凡成丁者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山東路

沿邊安置其議以聞浹旬上問曰宰臣議山東明安貧

戶如之何奏曰未也乃問安禮曰於卿意如何對曰明

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即日簽軍
恐妨農作上責安禮曰朕謂卿有知識每事專倣漢人
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國家有
事農作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
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邪非邪所謂一家
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契丹漢
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
思念使太祖皇帝功業不墜傳及萬世女直人物力不

因卿等悉之因以有益貧窮明安人數事詔左司郎中
鈕祜祿額特埒使書之百官集議尚書省十七年詔遣
監察御史完顏托克索行邊從行契丹雅爾四人蘇拉
卓多雅魯幹里雅自邊亡歸達實上聞之詔曰達實在
夏國西北昔幹罕為亂契丹等嚮應朕釋其罪俾復舊
業遣使安輯之反側之心猶未已若達實使人間誘必
生邊患遣使從之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
俗長久之策也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赫舍哩額頁吏

部郎中費摩餘慶翰林脩撰伊喇傑徙西北路契丹人嘗預幹罕亂者上京濟州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伊喇子元為西北路招討都監詔子元曰卿可省諭徙上京濟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饒可以生殖與女直人相為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計也卿與額頁同催發徙之仍遣明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所經道路勿令與羣牧相近脫或有變即便討滅俟其過嶺卿即還鎮上已遣額頁子元等謂宰臣曰海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為叛亂羣

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音昭武大將軍珠勒呼金吾衛

上將軍布敦皆被害賽音等皆功臣之後在官時未嘗

與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安禮對曰聖主溥愛

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但善善

惡惡所以為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

哉他日上又曰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宰

相無所舉何也安禮對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

多有陛下必欲得人當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得

人矣上曰除授格法不倫奉職皆闕閔子孫朕所知識
有資考出身月日親軍不以門第收補無廕者不至武
義不得出職但以女直人有超遷官資故出職反在奉
職上天下一家獨女直有超遷格何也安禮對曰祖宗
以來立此格恐難輒改轉左丞與右丞富察通同日拜
上謂之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過六十必倦於政事宜
及朕之康強凡女直明安穆昆當修舉政事改定法令
宗族中鮮有及朕之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子孫豈能

知之況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

滯宰執不督責之何也安禮對曰案牘疑難者舊例給

限上曰舊例是邪非邪今不究其事輒給以限邪參政

伊喇道曰臣在大理時未嘗有滯事上曰卿在大理無

滯事為宰執而不能檢治何也道無以對而退上問宰

臣曰御史臺官亦與親知往來否皆曰往來殊少上曰

臺官當盡絕人事諫官記注官與聞議論亦不可與人

游從安禮對曰親知之間恐不可盡絕也上曰職任如

是何恤人之言進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授世襲穆昆
上諭安禮前代史書詳備今祖宗實錄太簡略對曰前
代史皆成書有帝紀列傳他日修史時亦有帝紀列傳
其詳自見于列傳也安禮嘗議科目言于上曰臣觀近
日士人不以策論為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
俱優者為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
等議之上謂宰臣曰賞有功不可緩緩賞無以勸善安
禮對曰古所謂賞不踰時者正謂此也二十一年拜右

丞相進封申國公固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夙夜憂懼惟恐得罪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擢賢於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錫馨無異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毋多讓安禮頓首謝是歲薨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伊喇道本名趙三其先伊實部人也初徙咸平為人寬厚有大志以篤孝著名通女直契丹漢字皇統初補刑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再遷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遷

戶部員外郎正隆三年徙臨潢咸平路畢沙河等三
安屯戍噶爾薩還奏海陵謂侍臣曰道骨相異常他日
必登公輔明年遷本部郎中海陵伐宋為都督府長史
海陵死師還無復紀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
二百餘人自願與道為奴道受之至淮俟諸軍畢濟乃
悉遣還大定二年復為戶部郎中與梁球安撫山東招
諭盜賊民或避盜避役者並令歸業不問罪名輕重皆
原之軍人不得並緣虜掠布薩忠義討斡罕道參謀幕

府事賊平元帥府以俘獲生口分給官僚道悉縱遣之
還京師入見既退世宗目送之曰此人有幹才可大用
也遷翰林直學士兼修起居注頃之世宗曰道清廉有
幹局翰林文雅之職不足以盡其才中都轉運繁劇乃
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詔道送河北山東等路廉察
善惡升降官員制敕上曰卿從討契丹不貪俘獲其志
可嘉故命卿為使卿其勉之是歲以廉升者磁州刺史
完顏富色里為北京副留守濰州刺史富察芬徹為博

州防禦使威州刺史完顏烏達布為磁州刺史治狀不

善下遷者登州刺史大磐為嵩州刺史同知南京留守

高德基為同知北京轉運使衛州防禦使完顏阿林為

陳州防禦使真定尹圖克坦巴噶為興平章節度使安

國軍節度使唐古重國為彰化軍節度使仍具功過善

惡宣諭毋受饋獻遷大理卿五年宋人請和罷兵道往

山東閱實軍器振贍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

百人長完顏額森博勒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夜入左藏

庫殺都監郭良臣盜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
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誣賊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叅問
道持久其獄既而額森博勒噶金事覺伏誅上曰筭楚
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
錢人二百貫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貫詔自今護衛親
軍百人長五十人長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遷戶部尚
書上曰朕初即位卿為戶部員外郎聞卿孳孳為善進
卿郎中果有可稱及貳京尹亦能善治戶部經治國用

卿其勉之道頓首謝改西北路招討使賜金帶故事招
討使到官諸部皆獻駝馬多至數百道皆却之數月皆
復貢職父喪去官起復叅知政事初諸部有獄訟招討
司例遣胥吏按問往往為姦利道請專設一官上嘉納
之招討司設勘事官自此始上謂宰臣曰聞大理寺斷
獄輒經旬月何耶道奏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
五日杖刑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此官吏之責
也嚴戒約以去其弊進尚書右丞乞致仕上曰卿孝於

家忠於朕通習法令政事雖踰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賜通犀帶上曰河南統軍烏庫哩色埒為人少戇凡邊事須與卿共議卿以朕意諭色埒也入拜平章政事道弟臨潼令約博犯罪至死道待罪于家皇太子生日宴于慶和殿上問道何故不在叅知政事鈕祜祿額特埒曰其弟犯死刑據制不合入內上曰此何傷也即詔道起視事是時縣令多闕上以問宰相道奏曰散官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上曰廉察八品

以下已去官者錄事丞簿有清幹之譽者縣尉入優等者皆與縣令散官至五品無貪汙曠職之名者亦可與之俟縣令不闕即如舊制二十三年罷為咸平尹封莘國公上曰卿數年前嘗乞致仕朕不許卿卿今老矣咸平卿故鄉地涼事少老者所宜賜通犀帶明日復遣近侍曹淵諭旨曰咸平自幹罕亂後民業尚未獲舊朕聽卿歸鄉里所以安輯一境也二十四年薨上聞之惜悼良久是歲幸上京道過咸平遣使致祭賻贈有加詔圖

像藏秘省擢其子光祖為閣門祗候

光祖字仲禮幼名巴噶以廕補閣門祗候調平晉令衛
州都巡河內承奉押班累轉上閣門使兼典典客署令
大安中改少府少監丁母憂起復儀鸞局使同知宣徽
院使事秘書監右宣徽使興定二年十一月詔集百官
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議曰募土人假以
方面權任俾人自勸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論與
焉語在九公傳三年轉左宣徽使五年卒

贊曰良弼守道据安禮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遘治朝
佐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耶官序無
闕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海陵能知
伊喇道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
後著焉人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汚隆也尚矣金世
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据入諸王
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
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

近事數十顯著為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請罪君臣
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
以問瑀瑀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
宗愕然曰何謂也瑀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
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
一言幾亡唐祚瑀之對其為金謀者至矣

金史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六千三百三十一

金史卷八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七

蘇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

田穀附

梁肅

伊喇慥

本名伊德爾

伊喇子敬

本名鄂克多囉

蘇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遼進士為西京留守

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篤以保衡屬宗翰京死宗翰薦之朝廷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調解州軍事判官左監軍薩里罕駐軍陝西辟幕府參議軍事累官同知興中尹天德間繕治中都張浩舉保衡分督工役改大興少尹督諸陵工役再遷工部尚書海陵治兵伐宋與徐文等造舟於通州海陵獵近郊因至通州視工作兵興保衡為瀋東道水軍都統制率舟師泛海徑趨臨安宋兵來襲敗於海中副統制鄭家死之大定二

年召赴中都是時山東盜賊嘯聚契丹攻掠臨潢等州
郡百姓困弊詔保衡安撫山東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
撫臨潢發倉粟以賑之無衣者賜以幣帛或官粟有關
則收糴以給之無妻室者具姓名以聞還除刑部尚書
與工部尚書宗永兵部侍郎完顏額哩頁往河南山東
陝西宣問屯田軍人有曾破大敵及攻城野戰立功者
具姓名以聞或以寡敵衆或與敵相當能先登敗敵者
正軍及擐甲伊勒希補官一階明安穆昆以功狀上尚

書省會隨海陵軍至淮上破敵者亦准上遷賞布薩忠
義伐宋保衡行戶部於關中兼糾察許以便宜黜守令
不法者十餘人邠守傅慎微忤用事者被讒構下獄且
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為太常卿遷禮部尚書拜參知
政事三年宋人請和詔保衡往南京與布薩忠義斟酌
事宜行之入奏進右丞四年宋人請和師還保衡朝京
師初宮女稱心縱火十六位延燒諸殿上以方用兵國
用不足不復營繕及宋和詔保衡監護役事遷少府監

張仲愈取南京宮殿圖本上聞之謂保衡曰追仲愈還
民間將謂朕效正隆華侈也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
遣敬嗣暉傳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
小疾求退善加攝養以俟疾間視事未幾亮年五十五
世宗將放鷹近郊聞之乃還為輟朝賻贈命有司致祭
翟永固字仲堅中都良鄉人太祖與宋約攻遼事成以
燕歸宋宋人以經義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開德府
儀曹叅軍金破宋永固北歸中天會六年詞賦科授懷

安丞遷望雲令補樞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帥宗翰府掾
永固家貧求外補宗翰愛其能不許以錢三千貫周之
薦於朝攝左司郎中除定武軍節度副使歷同知清州
防禦使入為工部員外郎以母憂去官起復禮部郎中
遷翰林直學士海陵篡立宋國賀正旦使至廣寧海陵
使使以廢立事諭宋使遣還之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完顏思恭為報諭宋使永固為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
動靜使還改禮部侍郎久之分護燕京宮室役事永固

請寫無逸圖於殿壁不納俄遷太常卿考試貞元元年
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為猜度已意名永固問
曰賦題不稱朕意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
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對曰古有之載
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曾行亦欲我行之乎於是永固
張景仁皆杖二十而進士張汝霖賦第八韻有曰方今
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杖之三十
頃之永固遷禮部尚書賜笏頭毬文金帶改永定軍節

度使正隆三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階光祿大夫
不降以寵異之遷翰林學士承旨與直學士韓汝嘉俱
召至內殿問以將親伐宋事永固對曰宋人事本朝無
釁隙伐之無名縱使可伐亦無煩親征遣將帥可也由
是大忤海陵意永固即請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
陵朝永壽宮四品以上官賜宴永固至殿門外海陵即
以致仕宣命授之永固歸卧于家大定二年起拜尚書
左丞請依舊制廉察官吏草正隆守令之汙從之明年

表乞致仕詔不許罷為真定尹賜通犀帶尚書省奏永固自執政為真定尹其織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為令五年懇乞致仕許之六年薨

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主簿累除為尚書省令史除大理丞歷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轉運使事太府監正隆三年為賀宗主生日副使是時海陵謀伐宋子平使還入見海陵問江左事且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對曰江湖地卑濕夏服蕉葛獨不堪暑安得

與大名比也海陵不悅世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布薩忠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掌餽運給金牌一銀牌六糧道給辦進戶部尚書六年復為賀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無再往者卿昔年供河南軍儲有勞用此優御身久之拜叅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為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

種今乃一切與工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
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
弟騃懦不可用守戍歲時求索無厭家產隨壞若按物
力之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家子弟補
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海州捕賊八
十餘人賊首海州人其兄今為宋之軍官上聞之謂宰
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間漢軍以女直軍代
之子平曰誓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設置射糧軍數

并巡尉外更不得屯軍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
上曰前日令內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並舉所
知未聞有舉之者豈無其才蓋知而不舉也子平曰請
令當舉之官每任須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德裕祈州刺
史色克滄州同知額哩頁易州同知額哩埒楚丘縣令
劉春格以贓汙抵罪上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為不
可上以問子平曰御意何如子平曰臣聞懲一戒百陛
下固宜行之上曰然遂降詔馬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

舟為浮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
度之以為何如子平曰臣聞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
殆為此也上曰朕與卿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
事然後治之則晚矣河南統軍使宗叙求入見奏邊事
上使修起居注鈕祐祿額特埒就問狀宗叙言得邊報
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募民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
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罷制置司今復置矣
商號海州皆有奸人出沒此不可不備嘗報樞密院彼

視以為文移故欲入見言之額特埒名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問至襄陽浮橋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還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上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稼穡有功于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異大祀之禮也十一年罷為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年起為平陽尹復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年登進士第天會三年為樞

密院令使除平州觀察判官天眷初選入元帥府備任
使承制除歸德少尹充行臺吏禮部郎中入為戶部員
外郎郎中韓企先為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要浩與
田穀皆在尚書省穀為吏部侍郎浩為左司員外郎既
典選善銓量人物分別賢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
曹望之許霖皆小人求與穀相結穀薄其為人拒之松
年蔡靖子靖將兵不能守燕山終敗宋國穀頗以此譏
斥松年松年初事宗弼於行臺省以微巧得宗弼意宗

弼當國引為刑部員外郎望之為尚書省都事霖為省
令吏皆怨鼓等時時毀短之於宗弼凡與鼓善者皆指
為朋黨韓企先疾病宗弼往問之是日鼓在韓企先所
聞宗弼至知其惡已乃自屏以避宗弼曰丞相年老且
疾病誰可繼承相者企先舉鼓而宗弼先入松年譖言
謂企先曰此輩可誅鼓聞流汗浹背企先亮鼓出為橫
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鑒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
恩鼓已除橫海部吏以夷鑒白鼓鼓乃倒用月日署之

許霖在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鼓
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夷鑿覃恩事嗾許霖發之詆以
專擅朝政詔獄鞠之擬鼓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庭
王侑趙益興龔夷鑿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
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寃之世宗在熙宗時
知田鼓黨事皆松年等構成之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
德赦令還鄉里多物故惟浩與鼓兄穀王補馮煦王中
安在大定二年召見復官爵浩為侍御史穀為大理丞

補為工部員外郎煦為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軍事而
浩尋復為右司員外郎浩篤實遇事輒言無所隱上嘉
其忠每對大臣稱之有疾求外補除祁州刺史致仕歸
七年起為御史中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
閱月拜叅知政事故事無自中丞拜執政者浩辭曰不
次之恩非臣所敢當上曰御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國家
用人豈拘階次御公正忠勤雖年高猶可宣力數年朕
思之久矣浩頓首謝世宗勅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

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

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

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以為則也未幾皇

太子生日上宴羣臣于東宮以大玉杓黃金五百兩賜

丞相志寧顧謂羣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褒賞如此又

曰叅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為執政卿等能如是朕

亦不次用之世宗嘗曰女直本尚純朴今之風俗日薄

一日朕甚憫焉浩對曰臣四十年前在會寧當時風俗

與今日不同誠如聖訓上曰御舊人固知之上謂宰臣曰宋前廢帝呼其叔湘東王為豬王食之以牢納之泥中以為戲笑書于史策所以勸善而懲惡也海寧以近習掌記注記注不明當時行事實錄不載衆人共知者求訪書之浩對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帝王不自觀史記注之臣乃得盡其直筆浩復奏曰歷古以來不明賞罰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善罰惡蓋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皆具事狀頒告之使

君子知勸以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從之進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為真定尹上曰卿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帶賜之十三年薨田穀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終于利涉軍節度使二十九年章宗詔尚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中正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為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復其議以聞張汝霖奏曰穀專權樹黨先朝已正罪名莫不稱當今追贈官爵恐

無懲勸汝霖先朝大臣嘗與顧命上初即位不肯輒逆其意謂之曰卿既以為不可姑置之蓋張浩與蔡松年友善故汝霖猶擠之也汝霖死後章宗復詔尚書省曰蓋自田穀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為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穀等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執者其次有為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孫猶在編戶朕甚憫焉惟旌賢顯善無間存歿宜推先帝所以褒錄忠直之意並加恩恤以勵風俗據田穀一起人除

已叙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職其子孫當時已有官職以父祖坐黨因而削除者亦與追復應合追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廕敘者亦皆量與恩例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調平遙縣主簿遷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為尚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度副使改中都警巡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營治汴宮肅分護役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

平人陷賊中不能自辨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到官
考驗得其情讞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宛平趙植上書
曰頃者正隆任用闍寺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
因緣巧倖規取民利前薊州刺史完顏守道前中都警
巡使梁肅勤恪清廉願加進擢於是守忠落少監守道
自濱州刺史召為諫議大夫肅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
少尹肅上疏言方今用度不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
部以常調除漕司僚佐皆年老資高者為之類不稱職

臣謂凡軍功進士諸科門蔭人知錢穀利害能使國用
饒足而不傷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其可用授以職事
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其增耗而黜陟
之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間粟麥歲為酒
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務
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報三年
坐捕蝗不如期貶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上御便殿
召左諫議大夫吳籲翰林待制劉仲誨秘書少監伊喇

子敬訪問古今事少間顯從容請曰梁肅材可惜解職
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東路轉運使司是時幹
罕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
廣寧鹽場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檢東平
大名兩路戶籍物力稱其平允他使者之所至皆以苛
刻增益為功百姓訴苦之朝廷勅諸路以東平大名通
檢為準於是始定七年又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決李
固詔肅視之還奏決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障塞決

河復故道為一再決而南則南京憂再決而北則山東河北皆可憂不若止於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便上從之改大理御尚輦局巴哩巴舒穆魯阿爾噶與釘校匠陳外爾共盜宮中造車銀釘葉肅以阿爾噶監臨當首坐他寺官以陳外爾為首抵死上曰罪疑惟輕各免死徒五年除名時東京久不治上自擇肅為同知東京留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轉吏部尚書上疏論臺諫大旨謂臺官自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

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也上
嘉納之復請奴婢不得服羅上曰近已禁奴婢服明金
矣可漸行之肅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使肅奏曰
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于治民若使坐列肆權
酒酤非所能也臣愚以為請道鹽鐵使依舊文武叅注
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為之上曰善改刑部
尚書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
璋為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

璋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為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
盟書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
歲幣便用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
元國信使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姪國禮
體當如是耶往問其詳宜以誠報肅至宋宋主一一如
約立接國書肅還附書謝其畧曰姪宋皇帝謹再拜致
書于叔大金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
惟十載遵盟之久無一毫成約之違獨顧禮文宜存折

衷矧辱函封之貶尚循躬受之儀既俯迫于輿情嘗屢伸于誠請因歲元之來使遂商權以從權敢勞將命之還先布鄙悰之懇自餘專使肅控請祈肅還至泗州先遣都管趙王府長史圖們富尼瑪入奏世宗大喜欲以肅為執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即為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上乃止久之為濟南尹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令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

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為盛今太平日久
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竇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
居作更不決杖不報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
拜叅知政事上謂侍臣曰梁肅以治入異等遂至大任
廉吏亦可以勸矣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
即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
知臣子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
于孝亦由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馬復上奏曰方今

斗米三百人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萬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布散民間稍稍易得上曰縣欠院務許折納可也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三曰天水郡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曰罷權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

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稔乞廣耀粟麥使錢
貨流出上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
事宰相詳議以聞上又曰朕在位二十餘年鑒海陵之
失屢有改作亦不免有繆戾者卿等悉心奏之肅論正
員官被差權攝官有公罪及正員還任皆准去官勿論
往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縣令中留十人備差無
差正員官上曰自今權攝有公罪正員雖還而本職未
替者勿以去官論之肅曰誠如聖旨肅與宰相奏事既

罷肅跪而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以為戒陛下
春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宮燕處亦足怡
神願為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
習武故時一往爾同知震武軍節度使鄧秉鈞陳言四
事其一言外多闕官及循資格注不得人上以問宰相
張汝弼曰循資格行已久仍舊便肅曰不然如亡遼固
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無敗事即與節度
使豈必循資哉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蹟善者

升之後政再察之善又升之如此可以得人亦無曠事
肅曰誠如聖訓肅論盜賊不息請無禁兵器上曰所在
有兵器利害何如肅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若上農夫
聽置之似乎無害上曰朕將思之凡使宋者宋人致禮
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
及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為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
當為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論者多之二十
三年肅請老上謂宰臣曰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

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爾老矣宜從其請遂再致仕
詔以其子汝翼為閣門祗候二十八年薨謚正憲

伊喇慥本名伊德爾契丹伊嚕勒部人通契丹漢字尚
書省辟契丹令使攝知除擢右司都事正隆南伐兼契
丹漢字兩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為侍御史
母憂去官起復右司員外郎累官陳州防禦史左丞相
赫舍哩良弼致仕上問誰可代御者對曰陳州防禦使
伊喇慥清幹忠正臣不及也遂召為大府監尋改刑部

侍郎十九年以按春等入明安自河南徙置大名東平之境還為大理御被詔典領更定制條初皇統間參酌隋唐遼宋律令以為皇統制條海陵虐法率意更改或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倫或共條重出或虛文贅意吏不知適從黃緣舞法慥取皇統舊制及海陵續降通類校定通其窒礙畧其繁碎有例該而條不載者用例補之特闕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該及疑不能參決者取旨畫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條例內有可常行者收為永

格其餘未可削去者別為一部大凡一千一百九十餘
為十二卷書奏詔頒行之賜銀幣有差項之摘徙山東
明安八穆昆于河北東路置之綽哈成格勒兩明安舊
居之地詔無牛耕者買牛給之攝御史大夫數月改御
史中丞兼同修國史遷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尋改大
興尹駕幸上京顯宗守國使人諭之曰自大駕東巡京
尹所治甚善我將有春水之行當益勤乃事還以所獲
鵝鴨賜之有疾在告遣官醫診視復為刑部尚書上還

自上京以為西京留守改臨洮尹卒

伊喇子敬字同文本名鄂克多囉遼五院人曾祖巴格同平章事父博囉准備任使官都統杲克中京遼主西走留博囉督輜重已而輜重被掠博囉乃自髡逃于山林子敬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伊喇因修遼史辟為掾屬遼史成除同知遼州事舊本廳自有占地歲入數百貫州官歲取其課地主以為例未嘗請辯子敬曰已有公田何為更取民田竟不取秩滿郡人請留于行臺省

不許天德三年入為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正隆元年
諸將巡邊詔子敬監戰軍師以戰獲分將士亦以遺子
敬子敬不受及還入見海陵謂之曰汝家貧而不苟得
不受俘獲朕甚嘉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沒于官其
後詔子敬宴賜諸部諭之曰凡受進例者遣宰臣以汝
前能稱職故特命汝使還遷翰林院待制大定二年待
制同修國史是時幹罕餘黨散居諸明安穆昆中詔子
敬往撫之仍宣諭明安昆穆及州縣漢人無以前時用

兵相殺傷挾怨輒害契丹人使還改秘書少監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詔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命汝常召入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為相不與至是元宜乞致仕罷為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贖行識者韙之是時布薩忠義伐宋宋請和而書式疆界未定子敬與秘書少監舒穆魯頤修起居注張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成反覆無信喜為夸大子敬對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來

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
海陵未嘗敗于采石其譎詐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
大軍若令渡江宋國境土必為我有上曰彼以詭詐我
以誠實但當以理折之遷右諫議大夫起居注如故上
幸西京州縣官入見明安穆昆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
一體合令明安穆昆隨入見上嘉納之於是責讓宣徽
院及端午朝會詔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禁獵地
太廣有妨耕墾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遷秘書

監諫議起居如故子敬舉同知宣徽院事伊喇錫勒塔
干兵部侍郎伊喇諳達太子少詹事烏庫哩薩哈自代
上不許子敬與同簽宣徽院事伊喇錫勒哈干侍上曰
亡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學習漢人風俗是忘本
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久長之計也世宗
將如涼陞子敬與右補闕鈕祜祿額特埒左拾遺楊伯
仁奏曰車駕至和爾和西北招討司圍於行宮之内地
矣乞遷之於界上以屏蔽環衛上曰善詔尚書省曰招討

錫里庫可徙界上治蕃部事監都薩巴仍於燕子城治
明安穆昆事上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敬奏曰陛
下凡與宰相謀議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御言是也
轉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為河中尹請老河中地
熱上恐子敬不耐暑改興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興中
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
初不知為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徙咸平
廣陵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子敬嘗使宋

及受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
其子質宅以營葬事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
丞叅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
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
元首叢聾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
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
伊喇愷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金史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三十二

金史卷九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八

趙元

伊喇道 本名按

高德基

馬諷

完顏鄂博庫

劉徽柔

賈沙沖

子益

伊喇鄂爾多 一名巴錦

珠勒根彥忠

一名幹克山

張九思

高衍

楊邦基

丁暉仁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遼天慶八年登進士第仕至尚書金部員外郎遼亡郭藥師為宋守燕以元掌機宜文字王師取燕藥師降樞密使劉彥宗辟元為本院令史天會間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罔視莫知所為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于眉睫間耳其後朝廷立磨勘格凡嘗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

在磨勘中齊國廢置行臺省于汴選名士十餘人備官屬元在選中授行兵部郎中行臺徙大名再徙祁州及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攝戶部事賦調兵食取辦天眷三年為行臺右司員外郎因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己福而亂天下法乎行臺竟不能奪改左司員外郎攝吏部事在行臺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臺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問曾經趙

元未也其見重如此為同簽汴京留守事改同知大名
尹用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彰德武勝等軍節度使
以老致仕卒于家

伊喇道本名按宗室伊喇古為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
辟軍府掌簿書往來元帥府計議邊事右副元帥宗弼
愛其才名為元帥府令史補尚書省令史特除監察御
史再遷大理丞兼工部員外郎海陵南伐使督運芻糧
所在盜起道路梗澁間關僅至淮南上謁承問具言四

方盜賊狀海陵惡聞其言杖之七十使督戰艦渡江會

海陵死軍還大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詔招撫諸吳是

時茂巴爾明安下穆昆實埒等欲降制於明安和卓不

敢即降道發兵掩襲和卓子婦孫男女甥及穆昆瑠珠

及佛寧博索妻孥是日適斡罕遣博索發茂巴爾明安

軍博索聞其家人被獲遂降改禮部郎中從討斡罕佩

金牌與應奉翰林文字額哩頁招降叛吳奉使河南勸

課農桑密訪吏治得失累遷御史中丞同修國史廉問

職官殿最還奏上曰職官貪汙罪廢其餘因循以苟歲月今庶能即與升除無以慰百姓愛留之意可就遷秩秩滿升除於是庶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補進一階單州刺史舒穆魯錦嘉努泰寧軍節度副使尹昇卿寧陵縣令監邦彥濟州司候張匡福各進兩階貪汙官同知濟州防禦使事富色克真定縣令特默格並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克遜阿黑布杖一百削四階非奉旨不得錄用於是道改同知大興尹事詔曰京師士

民輻輳犯法者衆罪狀自實毋為文所持斷之以公可也朕嘗論執政必不以小苛譴卿勉副朕意遷刑部尚書尚廐局使宗夔副使舒穆魯成格勒私用官芻事覺尚廐局隸點檢司刑部當自問點檢烏凌阿天錫屬刑部使輕其罪刑部以付大興府鞠治於是道及天錫郎中丁疇仁皆坐解職尋起為大理卿兼簽書樞密院事再遷西京留守卒

高德基字元履遼陽渤海人皇統二年登進士第六年

為尚書省令史海陵為相專悞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與之詳辨及篡位命左司郎中賈昌祚諭旨曰卿公直果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勾當未行會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攝燕京行臺省都事改攝右司員外郎除戶部員外郎改中都路都轉運副使遷戶部郎中正隆三年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明年德基與御史中丞李壽刑部侍郎蕭中一俱為營造提點海陵使中使謂德基等曰汝等欲乘傳往邪欲乘

已馬往邪銀牌可於南京尚書省取之籌乞先降銀牌
復遣中使謂籌曰牌之與否當出朕意爾敢輒言豈以
三人中官獨高邪遂杖之二十遣乘已馬往德基中一
乘傳往轉同知開封府尹大定年以察廉治狀不善下
遷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是年秋土河泛濫水入京
城德基遽命開長樂門疏分使入御溝以殺其勢水不
能為害遷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轉運使九年轉
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當從末減德基曰法無

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是也因召諸尚書諭之曰自朕即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爭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聞為宋主生日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胯不親封署德基曰姪獻叔而不署是無名之物也却之十一年改戶部尚書德基上疏乞免軍須房稅等錢減農稅及鹽酒等課未報隨朝官俸粟折錢增高市價與之多出官錢幾四十萬貫上使人諭之曰卿為尚書取悅宰

執近臣濫出官錢卿之官爵一出于朕奈何如此于是
決杖八十戶部郎中王佐員外郎盧彥冲同知中都轉
運使劉執副使舒穆魯長壽支度判官韓鎮左警巡使
李克勤右警巡使李寶判官強銳昌姚宗奭尼馬哈達
希布皆杖一百詔自大定十一年八月郊祀赦後尚書
省御史臺戶部轉運司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錢皆追還
之德基降蘭州刺史王佐降大興府推官盧彥冲河北西
路戶籍判官劉執東京警巡使舒穆魯長壽東京留守

推官韓鎮河東南路戶籍判官李克勤通遠縣令李寶
清水縣令強銳昌姚宗爽尼瑪哈達希布皆除司候大
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錫

馬諷字良弼大興灤陰人國初以燕與宋諷游學怵梁
登宣和六年進士第宗翰克汴京諷歸朝復登進士第
調蔚州廣靈丞遷碓州歸信令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
潦漲溢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決之其患遂息名為尚
書省令史除獻州刺史天德初改寧州民有告謀不軌

者株連數十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告者具伏
其誣衆懽呼感泣再遷南京副留守入為大理少卿是
時高禎為御史大夫素貴重繩治無所避權貴憚其威
嚴乃以諷及張忠輔為中丞欲有以中傷之者諷忠輔
皆文史巧法不能與禎絲髮相假借禎畏其害已因訴
于海陵海陵以禎太祖舊臣每慰安之諷改大理卿歲
餘出為順天軍節度使大定二年復為大理卿遷刑部
尚書改忠順軍節度使致仕卒

完顏鄂博庫會寧府海古勒寨人年十三充女直字學生補上京女直吏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令史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鞠問扎蘭路詐襲穆昆事人稱其能擢右拾遺海陵謂之曰吾始聞汝名試以吏部主事令計其實優於所聞遠矣累遷右司郎中從海陵伐宋至淮南聞世宗即位于遼陽鄂博庫入白其事海陵沉思良久曰卿等始聞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于外大定二年秩滿當代世宗喜其善敷奏

特詔再入謂宰相曰鄂博庫為人公忠後來有如斯人者卿等宜薦舉之其見知如此幹罕已平詔罷契丹明安穆昆其元管戶口及從幹罕作亂來降者皆隸女直明安穆昆遣鄂博庫於明安穆昆人戶少處分置未經罷去明安穆昆合承襲者仍許承襲賑贍其貧乏者仍括買契丹馬匹官員年老之馬不在括限頃之世宗以諸契丹未嘗為亂者與來降者一概隸女直明安中非是未嘗從亂可且仍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奏已遷契

丹所棄地可遷女直人與不從亂契丹雜處上以問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皆不能對上責之曰卿等每事先熟議然後奏有問即對豈容不知此保衡琚頓首謝上曰分隸契丹以本明安租稅給贍之所棄地與附近女直人及餘戶願居者聽其明安穆昆官選契丹官員不預亂者充之改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初到官讞囚能得其情人以為不寃五年卒官

劉徽柔字君美大興安次人天眷三年擢進士第初為

真定樂城主簿轉開遠軍節度掌書記遷洪洞令徽柔
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為夜雨屋壞壓
其姪死號泣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殺之
乃誣雨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人也不敢延死遂
寘于法秩滿縣人遮戀不得去者彌日為立生祠刻石
頌德正隆二年入為大理評事遷司直大定二年同知
河東南路轉運使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軍入為大理
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月遷中路都

轉運使卒官

賈少冲字若虛通州人勤學日誦數百十言家貧甚嘗道中獲遺金訪得其主歸之天會中再伐宋調及兵民冲甫冠代其叔行雖行伍中未嘗釋卷中天眷二年進士劉筈欲以妹妻之少冲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調營州軍事判官遷安定令蔚州刺史恃貴不法屬吏畏之每事輒曲從其意少冲守正不阿用廉進官一階再遷吏部主事定武軍節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寢以

失道少冲謂所親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秩滿乃不求仕大定二年調御史臺典事累遷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誤牽連其中者皆釋不問全活凡千人以本職攝右司員外郎嘗執奏刑名甚堅既退上謂侍臣曰少冲居下位有守如此除同知河間尹數月入為秘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少冲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美之十四年為宋主生日副使宋國方有祈請上以意諭少冲少冲對曰臣有死無辱宋人別致珍異

少冲笑謂其人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寧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還世宗嘉之遷右諫議大夫祕書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請老除衛州防禦使遷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為太常卿兼祕書少監復請致仕不許改順天軍節度使卒少冲性夷簡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蔭所以庇身筦庫不可為也聞者尚之子益

益字損之少穎悟如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冲為祕書少監充宋主生日副使益侍行是時宋人常爭起立接

受國書之禮少冲問益曰即宋人欲變禮持守不決柰
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冲大竒之中大定十九
年進士調河津主簿丁父憂去官察廉起復磬山令補
尚書省令史丁母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察御
史治書侍御史轉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少府少監未
幾改禮部郎中兼知登聞鼓院者讀陳言文字遷左司
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鄭州防禦使陝
西東路轉運使順天軍節度使大安初召為吏部尚書

有疾改安國軍節度使益調民夫修完城郭為戰守備
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預既而兵
至以有備解去改橫海定國軍節度使道阻不赴宣宗
初為吏部尚書益為侍郎相得歡甚貞祐二年至汴京
訪益所在召為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與戶部尚書李
革論遷河北運民不便不報貞祐三年致仕元光九年
卒

伊喇鄂爾多一名巴錦系出遼五院司通契丹字天會

三年伐宋隸軍中遇戰輒先登屢獲偵人有司上其功
補尚書省令史十五年籍發諸部兵於山後將與右丞
蕭慶會時官軍竄而南者凡數千鄂爾多以兵邀擊之
盡獲其輜重財物悉送有司而去一毫弗取以勞遷修
武校尉宗弼復河南鄂爾多督諸路帥臣進討事定以
勞遷宣武將軍時六部未分乃以為兵刑二部主事未
幾遷右司都事皇統二年授大理正歷同知昭德軍節
度使事以廉陞益州防禦使正隆間轉同知北京留守

事會伊克河闌子山等明安契丹謀亂時方發兵討之
別遣鄂爾多押軍南下至松山縣為賊黨講格所執且
欲推為主盟要以契約鄂爾多怒曰我受國厚恩豈能
從汝反耶寧殺我契約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屈乃困辱
之使布衣草履逐馬而行且欲害之鄂爾多說其監奴
因得脫還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轉運使大定初為博士
防禦使再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保郡
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于

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鄂爾多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闕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郡人駭服改通遠軍節度使卒

珠勒根彥忠本名幹克山哈斯罕人也好學通吏事天會十四年選充尚書兵部孔目官陞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七年改大理丞會寧少尹進同知為會寧府事入為尚書吏禮部郎中貞元二年進本部侍郎海陵庶

人凡有所疑常使彥忠裁決彥忠據法以對間有不合則台讓之彥忠執奏如前終無阿屈同列咸為懼彥忠固執不變海陵壯之明年除御史中丞歷尚書戶部侍郎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二年改大名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四年入為刑部尚書詔規措北邊艱食戶口及秦州臨潢接境界度宜安置保戍七駐兵萬三千芻糧之用就經畫之還朝未及入對以疾卒年五十三彥忠性孝友嘗使宋所得

金帛盡分兄弟親友贈榮祿大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銀絹賜其家

張九思字全行錦州人皇統初補行臺省女直譯史除同知易州事三遷亳州防禦使歸德尹劉仲延受宋國歲貢於泗州九思副之往歲受歲貢者每以幣物不精責宋使者宋使者私饋銀幣各值數百千以為常九思獨不肯受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絕自大理評事再遷大理少卿清池令雙申自陳父虔天眷初知永安軍遇

叛寇孟邦傑執而脅之不從遂被害乞正班用蔭大理
寺議度子止合離班叙九思曰度奮不顧身守節以死
其子正班用蔭以勸忠孝世宗從九思議改工部郎中
大興少尹同知中都都轉運使事轉刑部侍郎改工部
九思所守清約然急于進取一切以功利為務率意任
情不恤百姓詔檢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
子莊燕樂城之類不問民田契驗一切籍之復有鄰接
官地冒占幸免者世宗聞其如是召還戒之曰如遼時

支撥地土及國初元帥府拘刷民間指射租田近歲冒
為己業此類當拘籍之其餘民田一旦奪之則百姓失
業朕意豈如此也轉御史中丞九思言屯田明安人為
盜徵償家貧輒賣所種屯地凡家貧不能徵償者止令
主事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賈與徵償相當即以其
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乞用
九思議詔從之遷工部尚書年高愈自用上謂左丞張
汝弼曰九思老矣頗執強自用欲令外補何如於是九

思男若拙為尚書省令史冒填詔勅事覺亡命汝弼因
奏其事上曰九思豈不知若拙處邪可免其官捕若拙
獲日授職九思聞命惶懼因感疾卒

高衍字穆仲遼陽渤海人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
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衍執筆怡然未暮
十賦皆就彬彬然有可觀年二十六登進士第乞歸養
逾二年方調灤陰丞召為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
喪去官起復吏部員外郎攝左司員外郎王彥潛常大

榮李慶之皆在吏部選中吏部擬彥潛大榮皆進士第

一次當在慶之上彥潛洺州防禦判官大榮臨海軍節

度判官慶之潘州觀察判官左司郎中賈昌祚挾私欲

與慶之洺州詭曰洺雖佳郡防禦幕官在節鎮下乃改

擬彥潛臨海軍大榮潘州慶之洺州慶之初赴選昌祚

以慶之為會試詮讀官而慶之弟慶雲為尚書省令史

多與權貴游海陵心惡之嘗謂左右司昌祚必與慶之

善闕大奉國臣者遼陽人永寧太后族人先為東京警

巡院使以贓免去欲因太后求見海陵不許衍與奉國

臣有鄉里舊擬為貴德縣令海陵大怒於是昌祚衍吏

部侍郎馮仲等各杖之有差慶雲決杖一百五十罷去

未幾仲昌祚慶雲皆死衍降為清水縣主簿兵部員外

郎攝吏部主事楊邦基降宜春縣主簿吏部主事宋全

灑陰縣主簿尚書省知除楊伯傑降閭陽縣主簿居

二年為大理司直遷戶部員外郎同知中都都轉運使

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轉左司郎中世宗孜孜求

諫羣臣承順旨意無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

諳悉實賴大臣將相同心輔佐百姓且上書言事或有

所補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如唐虞之聖猶

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正隆專任獨見不謀臣下以取敗

亂卿等其體朕意使衍傳詔臺省百司曰凡上書言事

或為有司沮遏許進表以聞遷吏部尚書每季選人至

吏部託以檢閱舊籍謂之檢卷有滯留至後季猶不得

去者衍三為吏部知其弊歲餘銓事修理選人使之五

年為賀宋國生日使中道得疾去職大定七年卒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絢宋末為易州州佐宗望伐宋蔡靖以燕山降易州即日來附絢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僧舍中得免既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灤州軍事判官遷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圖克坦恭貪汙不法託名鑄金佛命屬縣輸金邦基獨不與圖克坦恭怒召至將以手持鐵拄杖撞其面邦基不動秉德廉察官吏尹與九縣令皆免去邦基以廉為河東第一召為禮

部主事以兵部員外郎攝吏部差除坐銓注李慶之大興國努與高衍等皆貶官邦基降坊州宜春令轉高密令大定初尚書省擬邦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師張浩對曰邦基前為兵部員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府少監知登聞檢院為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秘書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中都警巡使張子衍與邦基姻家子衍道中遇皇太子衛仗立馬市門不去繳衛士訶之子衍以鞭鞭衛

士訶已者御史臺劾奏子衍邦基見臺官為子衍求解
及入見顯宗求脫子衍罪詔削子衍官兩階邦基坐削
官一階出為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東東路轉運使永
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文善畫
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丁暉仁字藏用大興府宛平人曾祖爽祖惟壽父筠以
吏補州縣所至有治聲其後致仕杜門不出鄉里有鬪
訟者不之官而就筠質焉暉仁冲澹寡欲讀書之外無

他好遼季避難雖間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武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暉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學百姓欣然從之調磁州軍事判官是時詔使廉察官吏暉仁以廉攝守事遷和州令前令罷奕不事事羣小越法干禁無所憚暉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有董祐者最強悍畏服暉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凡租賦與百姓前為期率比他邑先辦歷北京推官再遷大理司直以憂去官尋起復

大定三年除定武軍節度副使而節度使同知皆闕曁
仁為政無留訟改大理丞吏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於
是賈少冲為刑部郎中上謂左丞相赫舍哩良弼曰少
冲為人柔緩不稱刑部之職其議易之乃以暉仁為刑
部郎中坐尚廩局官私用官芻違格付大興府鞫問解
職改祁州刺史祁州為定武支郡士民聞暉仁之官相
率歡迎界上相屬不絕改同知西京留守事首興學校
以明養士法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大定二十一年卒官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吏有選試其遼金之際邪其
文從一從史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
者舞文以亂法窒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
也高術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金史卷九十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臣 顏崇滿

謄錄監生 臣 劉雲瑞